

海 鸥

比 留 柯 夫 著
斯 甫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Н. ВИРЮКОВ
ЧАЙК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書號 549 文學 97

海 鷗

著 者 [蘇聯] 尼·比留柯夫
譯 者 斯 甫

青年·開明聯合雜誌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九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8 3/4 字數 443,000

定價 21,800 元

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給偉大中華的兒女

一個俄羅斯作家謹致

衷心的敬禮！

親愛的朋友們！

在敵軍兵臨莫斯科近郊的日子裏，產生了一個關於女報信人——斯大林的女兒的美麗傳說。

大火一場接着一場，染紅了天空，德軍警備部隊一個跟着一個被殲滅，人們到森林、到游擊隊去了。蘇聯人和德國人都知道：有一個女報信人在區裏活動！她的名字你們將在本書的書名頁上讀到。在寫作過程中，我腦子裏沒有一分鐘離開過那位活潑愉快的、在推進平諾夫斯克區◎各集體農莊的工作上盡了不少力量的藍眼姑娘。

寫海鷗——這是作者想要充分描寫當代蘇維埃人的形象的宿願。是的，我要使卡佳·伏爾庚娜這個人物不愧於她的光輝的原型，因此，當我必須把寫出的東西介紹給麗莎的親人和好友們時，沒有一次我不是很激動的。特別叫我激動得厲害的，是我誦讀當時剛寫完的小說第一部最後幾章，而阿克西

尼亞·普羅柯菲芙娜·蔡金娜（她就是麗莎的母親呵！）在一旁聽着它們。

「母親和女兒……兩個站着，互相摟着，彼此淚眼矜矜地望着。」^①

阿克西尼亞·普羅柯菲芙娜坐着，面色蒼白，咬着嘴唇，她眼裏含着那麼深切的痛苦，使我恨不得把原稿放下不讀。但是她却喃喃地催促：

「讀下去，讀下去！」

「卡佳緊緊地——緊緊地（緊得手都發痛了）把母親抱在胸前，親吻她。……」^②

阿克西尼亞·普羅柯菲芙娜兩手捂着臉，大聲痛哭着。我默默無語。

「沒什麼，好孩子，沒什麼，」她說，安靜下來了，但是母親的大顆大顆的淚珠仍然在她起皺的雙頰上滾動。

她拿着我的手，撫摸了半晌，然後，她一頁一頁地收攏了全部原稿，把它們抱在胸前。

「有過她這樣的人，有過這樣的人！」

只是有過？不，親愛的，不僅是有過，而且現在還有，將來也會有！

我常常接到讀者們的來信——成千的信……在這些已經發黃了的、寫着一九四五年的日期的信件中，有一封是得過兩次勳章的空軍部隊的軍官們寫來的。他們得到海鷗這本書，是在最後的戰鬥的前夕。這些近衛軍戰士們，坐進自己的飛機時，腦子裏總是想着俄羅斯的雪原，和在雪原上，在醉醺醺

① 參看第二〇一頁。——譯者註

② 參看第二〇二頁。——譯者註

的納粹黨衛隊員們包圍中的麗莎——她赤着腳，僅僅穿着一件內衫。是的，是這樣，正像海鷗裏寫的一樣。刺骨的寒風撲打着她的面孔，她的頭髮給雪鋪白了，凍青了的腳指極力攣攣着。她跟踉蹌蹌走着，法西斯軍官在旁邊押着她，在鬼子兵的猙笑下，用嘲笑的口吻喊着口令：

「阿因——茨瓦依！阿因——茨瓦依！」

姑娘睜大眼睛，望着遠方。

於是領航員們——信裏講道——便率領這些空中戰艦，直搗那瘋魔元首的最後的巢穴。

目標！

於是，帶着憤怒的題字「替我們的海鷗報仇」……「消滅法西斯主義」的蘇聯炸彈便紛紛落到法西斯的國會大廈上去。

勝利的紅旗飄揚在被打倒了的法西斯匪徒們的國會上空。蘇聯人民回到了和平的事業中，而麗莎——海鷗，仍然走在蘇聯青年的先進的行列裏。人們向她看齊，和她交換意見，望着她，想着……想着什麼呢？

「心裏只有一種感情：工作，工作到即使有一絲一毫像這位光榮的姑娘也好，」梁贊省薩特區共青團區委書記說。

「這個被人敬愛的英雄，我們連一分鐘也不願忘記她，既然我們許多人的個人生活都很像她的生

◎ 參看第五二四頁。——譯者註

◎ 德語：「——二——二——」——譯者註

活，那又怎能忘記她呢？」新西伯利亞市共青團市中心區區委書記寫信給我說：「海鷗有着偉大的靈魂。現在每當我發團證給一個姑娘時，我總是說：『做一個像海鷗那樣的人吧。』她跟我們在一起，並將永遠活在我們中間。」

我們不光是讀海鷗就算了，我們還在這本書裏學習許多東西，按照書裏寫的改善我們團組織的工作，「一個軍校共青團組織的書記說：『無論我們要做什么什麼事的時候，我們總要問一問自己：海鷗會怎樣做這件事呢？於是我們便努力像她那樣去做。』」

成千上萬的信，每一封都不單純是「讀者的反應」或感人的文件，而是女主人公的再生的生命的一小部分。

「做一個像海鷗那樣的人！」這是貫穿着每封來信的誓詞。

「請您跟我們一塊兒高興吧：我們做了海鷗隊的隊員！」莫斯科第三一八學校的少先隊女隊員們，在她們的中隊戴上麗莎的名字時，這樣向我報道。

「我們早就在巴望這個，但我們耽心團區委不答應我們，因為我們中隊的成績並不特別優良。可是我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在接受這個名字時，我們知道，應當光榮的戴着它。」

在工廠的車間中，在集體農莊的田野上，海鷗式的人，高舉着這親愛的名字。

我的書櫃裏放着一本奧列霍沃—朱耶沃城第七藝徒學校的學生親手做的紀念冊。裏面除開對海鷗一書的意見和插畫，還講述了他們怎樣讀這部小說，怎樣宣誓做一個像海鷗那樣的人，以及兩個月後他們怎樣成了紅旗獲得者。

這是這些海鷗式的人一年之後的來信：

「這次我們又走在最前頭，我們是不會把紅旗讓給任何人的。我們向您保證，一定竭盡一切力量努力學習和努力工作，我們一定彼此做很好的同志，做我們祖國忠實的兒子。」

在描寫麗莎的文章裏，可以讀到：「她生活在加里寧省平諾夫斯克區……」可是現在，她再生的生命生活在什麼地方呢？……在我國所有的城市和鄉村、所有的省分 and 邊區、所有的共和國……僅僅生活在我們的國家裏嗎？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保加利亞境內禁鋼政治犯的牢獄的鐵門被打開了。在這些政治犯中也有一個姑娘，她的肖像印在保加利亞一本叫做我們要使我們的青春變得更美的書上。像片底下的題字是：海鷗游擊隊長瑪麗亞·尼柯娃·托多羅娃——海鷗。

這姑娘的父母原是在煙草工廠做工的。後來她做了孤兒，從很小的年紀起就嚐夠了奴隸勞動的滋味。瑪麗亞十六歲時參加了青工聯盟（青年工人聯盟），不久被選做了領導。像海鷗一樣，戰時她會做過區委書記，也像海鷗一樣，她和希特勒分子及其走狗進行了奮不顧身的地下鬥爭。她被捕過，但是在嚴刑拷打下，她一個字也沒吐露。蘇軍戰士從法西斯監牢裏解放了她。

在民主的新保加利亞，展開了共和國道路的建築工程。保加利亞作家卡里拉——馬里那在他的一篇特寫中這樣講述了保加利亞的海鷗們：

「勞動戰綫上的青年戰士們形成的汪洋大海，淹沒了巴爾幹的懸崖峭壁。但是他們很需要勞動指揮員。保加利亞全國各地挑選出的最有能力、最有才幹、意志最堅定的青年代表們，被送進了指揮員生產工作隊長訓練班。民主青年組織的省委會把瑪麗亞·尼柯娃派到那裏去了。」

「她那一隊有十六名青年姑娘。在下了一班的休息時間，她就跟她們談起了長篇小說海鷗，這本書青工聯盟的女盟員們差不多全都讀過一遍，有的還讀過好幾遍。她們在蘇聯姑娘的功績鼓舞下，一致決定，把自己這一隊稱做海鷗隊，宣誓要像海鷗一樣，在為祖國服務上，做個朝氣勃勃、強勁有力、意志堅定、勇敢大胆、機警靈敏、無所恐懼、自我犧牲的人，像海鷗一樣，做個英雄。每一個海鷗都提出保證，每天開採的石頭不少於一立方公尺。她們工作的條件是非常艱巨的。必需把石頭從很高的地方，沿着陡峭的山坡搬下去。指揮員經常從精神上支持着自己的海鷗們。她們的模範行為也鼓舞了別的許多工作隊。」

這一段關於保加利亞的海鷗運動誕生經過的樸素的敘述，補充了我接到的保加利亞季米特洛夫夫人青年聯盟中央委員會的來信，這信裏說：

「火簇般熱熾的共青團員海鷗的感人形象，給了我國青年一代無庸置辯的影響。我國男女青年向海鷗、向她的生活和她的功績學習忠於列寧斯大林的事業、忠於我們永遠忘不了的領袖格·季米特洛夫，學習無限熱愛人民和祖國、無限熱愛我們偉大的解放者和保護者——蘇聯，學習共產主義的崇高道德品質。許多青年建築工程隊和生產工作隊，冠上了海鷗這個名字，這決不是偶然的。這些工作隊都拿自己的工作證明了，他們不愧戴上這光榮的名字。」

民主保加利亞正在建設着，一天天變得 younger 更美麗了。

「在海鷗們當中，喜悅是極大的，」卡里拉——馬里那在他的特寫裏說，「她們的指揮員瑪麗亞·托多羅娃——保加利亞第一個海鷗的呼聲，響遍了新保加利亞的城市和鄉村：

『親愛的海鷗們！讓我們把我們的生活變成一支歌曲吧！……』

我解開了另外一綑——出現了眼睛不很習慣看的鉛印的拉丁字母，但是話却很容易理解——這是人民捷克斯洛伐克的剪報，在每一份剪報裏，同樣也活着我們的海鷗的再生的生命。

我知道：她正和南斯拉夫的愛國志士們一道兒對鐵托的殘酷統治作着鬥爭，她正和日本的愛國人民一道兒橫眉怒視着橫行霸道的美國軍閥。她來往於羅馬尼亞的集體農莊，她高歌在華沙的建築工地。她走遍了匈牙利所有的城市和村莊，她到過塞爾維亞人那裏，也在斯洛伐克人那兒耽過。我很幸福，因為現在我的海鷗到了你們那裏，行走在偉大的、跟我們親似骨肉的中國的大地上。請你們為她打開你們的心扉，像她在這本書裏給你們打開她的心扉一樣吧，至於從我這裏，請你們再一次接受我衷心的敬禮。

我們並沒有忘記聚集在西方的烏雲，但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太陽永遠從東方升起，我們也知道，艾森豪威爾和杜魯門之流，這不過是一些沒有明天的人，是一些在日暮途窮中掙扎的強盜。徒勞無益的掙扎！歷史的判決在任何條件下都是不許上訴的！

尼·比留柯夫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莫斯科

作者小傳

尼古萊·卓托維契·比留柯夫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生於奧列霍沃——朱耶沃城一個紡織工人的家庭裏。那時比留柯夫氏的家庭，人口衆多，他們的生活很困難，常常挨餓。一九一九年，比留柯夫的父親工作的那家工廠關了門，他們一家老小，遷到了「產麥區」伏爾加流域下西茲朗斯克村。國內戰爭中的一些事件，一九二一年可怕的旱災，在這裏一一經過尼古萊·比留柯夫的眼前。這幾年的見聞，後來反映在作家的長篇小說在村子裏了。

一九二二年，比留柯夫家遷回了奧列霍沃——朱耶沃，就在這裏，十歲的尼古萊跟他的幾個同學一道兒，參加了蘇聯最初一批少先隊之一的組織。一九二五年，在爲紀念列寧徵收黨員時，他加入了共青團，同年開始在工廠做工。在自己的車間團支部、在區委會、在州委會裏，他都善於將生產工作和團的活動結合在一起。

一九二八年五月，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比留柯夫聽到了斯大林同志的講話。領袖的話給他展示了鮮明的生活綱領，用比留柯夫自己的話說，那些話指示了「應該爲了什麼生活以及要怎樣生活」。斯大林同志號召掌握科學、掌握專門知識，這號召深深地銘記在這位共青團員的心裏，於是他開始學習了——起初他進了工農預科班^①，後來又入了當時在奧列霍沃——朱耶沃城

剛開辦的工業專科學校的建築科。

一九三〇年秋，比留柯夫在杜列夫工廠的一座廠房建築工地上工作。地下水突然湧入基坑。必須迅速消滅這一事故。比留柯夫首先跳進冰冷徹骨的水裏，共青團員們和其餘的工人都跟在他後面進入水裏。這件事發生後不久，比留柯夫就臥牀不起，永遠給釘在病榻上了。這與其歸咎疾病本身太厲害，不如說是醫生們——一些屬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地下組織的、蓄意要使黨團積極分子掉隊的罪犯們幹的事。後來這些傢伙被揭穿了，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習慣於進行生龍活虎的、積極的工作的比留柯夫，要他甘心於現在的處境，是很不容易的。他忍受了很多艱難的煎熬，到底是共青團給他的良好的鍛鍊獲得了勝利：比留柯夫決心用他僅存的武器——語言來繼續為祖國的幸福鬥爭。

祖國！

我是你的一個兵，一個兒子。

語言——是價值千金的武器，

一切我腦汁裏絞得出的，

祖國，我全部貢獻給你！——

在總結這一時期的全部思想活動時，他這樣寫道。

①這是蘇聯在革命初期設立的一種教育機關，目的在使工農迅速掌握文化，以便升入高等學校深造。這種教育機關和我國的工農速成中學很相似。——譯者註

比留柯夫在那些年份發表的詩篇，證明他是言行一致的。一九三二年，在全蘇青年詩人創作比賽中，他因數不清的勝利一詩榮獲二等獎。可是，比留柯夫越寫的多，他就越強烈地感到自己的知識貧乏。因此，一九三六年，他進了文學研究所，同時又在外語專科學校學習。在這個時期比留柯夫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在村子裏。這部長篇小說於一九三八年寫完，發表在十月雜誌上。

偉大衛國戰爭時期，比留柯夫把他的全部創作力量獻給了對希特勒侵略者的鬥爭。他寫了許多講述蘇聯人的英雄氣概和勇敢精神的短篇小說和特寫。其中許多篇，如在死神面前、心的紀律、俄羅斯的眼睛、林中歌聲等，都受到了普遍的歡迎。

一九四二年秋，他開始寫紀念共青團員——游擊隊員麗莎·蔡金娜的長篇小說海鷗，這時他的健康情況十分惡劣，但他仍然沒有一天放下過寫作。作家熱切的願望，就是支援在對祖國敵人進行英勇鬥爭中的蘇聯人民。書雖然到一九四五年初才出版，但它仍然趕上了「作戰」。在前綫戰士們感謝作者寫了這本書的信件中，有轟擊柏林的砲兵戰士們的來信，裏面報道說，他們在自己射出去痛襲法西斯窠穴的砲彈上寫着：「替我們的海鷗報仇！」

這部長篇小說榮獲了斯大林獎金。它被譯成了蘇聯許多兄弟民族的文字，在所有的人民民主國家裏也出版了它的譯本。

一九四五年夏，比留柯夫着手寫長篇小說納林之水，這是一部描寫斯大林費爾干大運河的建築工程的小說。爲了寫這本書，他不得不幾乎走遍整個中亞細亞。在烏茲別克斯坦、在哈薩克斯坦、在土爾克曼、在卡拉—庫馬的許多城市和鄉村裏，都可以看到他乘坐的特製的四輪馬車。小說於一九四九

年發表。在納林之水裏，極其有力地表現了這一驚人工程的真正人民性，表現了這工程對中亞細亞各民族在經濟、生活習慣和文化等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巨大意義；小說還顯示了發動人民解決像改造自然這種偉大任務的共產黨的領導作用。

一九五一年，比留柯夫加入了共產黨。

比留柯夫滿懷興奮地注視着國家的生活，注視着蘇維埃大地上展開的新的建設工程。一九五一年夏天，他又作了一次創作出差^①。他到過紅色索爾莫沃工廠、高爾基市莫洛托夫汽車工廠，最後還到了古比雪夫水電站的建築工地。這次旅行後，比留柯夫寫了一本特寫——在和平的土地上，裏面描繪了蘇聯人，共產主義建設者的羣衆性的、勞動的英雄氣概。

①和我國的作家下庫下鄉「體驗生活」相似。——譯者註

主要人物表

阿歷克賽·德米特里維奇·濟明——區黨委書記，游擊隊長，農民們提到他的名字，說得快就簡化成了歷克賽·米特里奇

卡捷玲娜·伊凡諾芙娜·伏爾庚娜（愛稱：卡佳，或卡秋莎，綽號海鷗）——區黨委書記，游擊隊副隊長
瓦西麗莎·普羅柯菲芙娜·伏爾庚娜——海鷗的母親

費多爾·伊里奇·戈魯別夫（愛稱：費嘉）——新聞記者，拖拉機站的機械員，游擊隊員

尼基塔·米海奇——集體農莊的牧場主任

瑪露霞·庫拉庚娜——女教師，游擊隊的地下工作者

奧喬羅夫——區執行委員會主席，游擊隊員

任尼亞·奧美倩柯——耕作隊長，游擊隊員

提莫非·西雷契·斯特列布拉耶夫——偽村長，叛徒

斯焦普卡——提莫非的兒子，叛徒

奧古斯特·休士米爾哈——德軍軍官，秘密警察

馬克斯·馮·里德勤——秘密警察頭子

弗里德利·柯爾富——德軍上校，城防司令

目次

第一部	心燃燒着.....	1
第二部	面對着面.....	107
第三部	「卡佳之夜」.....	223

第一部

心燃燒着

第一章

「他的心燃燒得像太陽那樣輝煌，簡直比太陽更輝煌，整個樹林都沉靜下來，給這偉大的愛人類的火把照得透亮，黑暗在它的照耀下四散飛逃，在林子深處顫抖着，跌進泥潭的臭口。人們大驚失色，石頭般呆立着。」

「我們走吧！」丹珂喊了一聲，高高舉起他那顆燃燒着的心，給人們照亮道路，領頭向前奔去。」

——高爾基：伊席吉爾婆婆婆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顯得稀有的陰霾。從十月初起，一連五天，太陽就沒有在別夫斯克城的上空露過臉。才過晌午不大會兒，城裏大街小巷，就給灰暗低垂的天空映得陰陰沉沉。秋雨瘡啞地叩打着蘇維埃之家兩層樓房的屋頂，驚擾着從門前的台階一直氾濫到街心的水潭，激起了微小的漣漪；雨水順着白楊光禿的枝條滴落着。區黨委的窗戶朝東，向着遠在城郊的一座隱約可見的古老的水塔，雨落下來，砸碎在玻璃窗上，然後匯集成一道道晶瑩的細流往下滾動。

濟明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準備在區委會全體大會上作的報告。他不怎麼年輕了：白髮已經爬上他的鬢角，兩道深深的皺紋，波浪似地起伏在他突出的額前；在他那雙沉思的、微微眯起的眼旁，聚